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行水金鑑

(四)

傅澤洪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行水金鑑

(四)

傅澤洪錄

國學基本叢書

行水金鑑卷第十七

河水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隄。民夫日給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元史順帝本紀至

正以來旋修旋決而濟南河是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

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

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

二策見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元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以大司農禿魯等兼領都水監集河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中成遵爲工部尙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

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

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

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

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

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者。公其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爲大都河間都轉運使。元史成遵傳。

思誠爲河間府總管時。河水頻溢。決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隄。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隄於外。互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元史

王思誠傳 思誠至治元年進士。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尙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諱廟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諱廟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壅塞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濼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淳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壅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堎。壅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堎至哈只。

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壅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壅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壅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壅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壅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併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于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

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竝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薄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縹大絆。長三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裹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竝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蕪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望于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

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創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尙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漳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子上流。碰之水中。又

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七大槪上。每絙或硨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檣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撻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沈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騰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硨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硨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

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墾前埽之旁。每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罽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簿。不得肆力于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叉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沈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

六銓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諱廟

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

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恤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其錄。

諱廟

所紀。庶來者得以

詳焉。

元史河渠志

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

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魯爲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築決隄。河復故道。凡八月功成。

元史脫脫傳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唯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

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徒潰者決之小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陸深續傳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爲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卽以爲驛。壁間題詩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

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可得而盡非之。

蔣仲舒堯山堂外記。按元史賈魯本傳。魯字友德。高平人。

以明經領鄉薦。秦定初。恩授東平教授。歷工部郎中。行都水監。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攻濠州。卒於軍。有旨賜文鈔五百錠以給葬事。魯之功名令終。其所治之河。今多遷改。然在當時。其功甚偉。至今猶賴之。後人不讀書。遂謂魯治河以速元亡。曹玉珂作河志。至謂魯治河。卽漢賈讓之譬。止兒啼者。止之卽止。然啼止卽斃。其荼毒浮於宋回河諸人。嗚呼。亦冤甚矣。

昔賈魯治河。用沈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歷間。僉事俞汝爲奏議。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

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沈之淺深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必非孟浪姑試之。因于至正河防記沈思尋繹者累日，方恍然知魯之沈舟，蓋以之代壩而逼水，非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隳，因急沈舟爲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隄也。迨至船埽四隄並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于九月七日沈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邪？雖然，臣以魯于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踰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不恤民力一也。築隄塞決，正值伏秋，用工于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于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特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宋濂等諸臣修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意坐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何足據哉！然而元之亡，卽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新輔治河書

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爲魯能竭其心思知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

報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爲會通所窘。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跡者。生明帝之世。亦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爲口實。余深痛之。禹貢鑑指。

賈魯治河。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廝。以兵鎮之。元史順帝本紀。哈只口在今歸德府。陽青村在今曹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于黃堦等口。卽今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堦在單縣。萬歷丙申。黃堦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卽元人所挑矣。穀山筆塵。

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堦。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故道。河防一覽。

賈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斷頭隄。元漕運所也。賈魯所開。故名。直隸通志。

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流入。又東入中牟縣岸。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煖泉冰泉。東源自州境之九仙廟。合于張家村。名曰合河。至京水鎮曰京水河。又北受須索二水。曰雙橋河。元末命賈魯疏治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皆名賈魯河。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

賈魯于黃陵岡開黃河故道。今爲黃河要害。賈魯河在黃陵岡南二里。曹縣西南有黃陵岡。賈魯開黃

河故道。始此。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猶爲運道。自黃陵岡塞而此河遂填。其南爲大河洪流矣。目遊四海

諸書。大約自河南開封之儀封縣。歸德府之睢縣。考城。商丘。虞城。夏邑。山東兗州府之單縣。曹縣。至江南徐州而止。故弘治中。河撫徐恪疏云。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疏而浚之。使之由徐入淮。又萬曆中。科臣楊應文上疏。議開趙渠。蓋商丘虞城而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據此。則賈魯治河之功。至今猶烈。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岡岸。元史五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下。元史順帝本紀。按河復故道者。即賈魯所開之河道也。因前一年。永城河決。壞黃陵岡岸。至是修復之。故頒

教天下。亦脫脫丞相之張大其事也。

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

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

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

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元史史彥斌傳。金鄉河溢。害及魚臺墓內之棺。至漂流三百餘里。其害甚劇。而元史五行。河渠二志俱不載。何與。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元史五是年八月。黃河決。山東大水。元

順帝本記。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河決范陽縣漂民居。元史順帝本記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圯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衆。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秋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水縣西黃水汎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

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記然孟津以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爲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淵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徑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拓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謂濟寧東平鄆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里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南流荊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爲徑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謂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

之意。使不得旁洩。河未必不可東也。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縷隄之法。即歸流宜深之意。滾水石壩及格隄之法。即斗門迴注之意。雖然大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者不並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與一顧

柔山居
贅論。